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究遺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貢生臣李全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究遺卷二

左庶子葉酉撰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魯桓篡立而王討不加聖人傷王法之不行故但書正月而王則削而不書宜矣顧其元年正月何以仍書王穀梁傳有王以治桓也果如其說則莊閔以下

諸公無罪之可治者其元年正月即皆不應有王矣豈春秋示天下以大一統之旨乎蓋隱公於去年十一月被弑桓元年正月即位其為時無幾王之討不討尚未可知既未能預知其必不討則王或竟為撥亂返治之王春秋安得而遽削之此元年正月之所以仍書王也然則正月不書王斷當自二年始矣而二年十年十八年三正月仍書王者何蓋自二年至十八年一首一尾而十年適當其中前後相距各八

年聖人之意以正月必書王者原示天下以大一統之義今雖以不能討賊傷王法之不行不得不削之以示譏然大一統之義要不可不明且周之正月尤不可不書王以別於建寅之正月也故特撮此三年仍書王正月以例其餘焉而此三年之正月仍書王則他年之正月不書王以不能討賊傷王法之不行其義愈曉然矣繼弑君不書即位此書即位者先儒謂桓行即位之禮故書即位果如其說則如莊閔僖

三公之不書即位必皆緣其不行即位之禮可知矣莊閔僖三公既以繼弑君而心有所不忍故不行即位之禮桓公獨非繼弑君乎彼雖預聞乎故然傳言討寪氏有死者則隱公之弑不可掩方詐為自掩之計治斯獄矣若行即位之禮即為忍於先君不知彼何所快於片刻之觀美而顯示國人以其心之無所不忍哉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無間於繼故繼正未有不行即位之禮者魯惟隱公志在讓桓攝位也故

不以禮即位餘十一公則皆行即位之禮魯史亦皆書即位乃聖人因史作經獨於莊閔僖三公之即位不書者其義與弑君之不書葬正同葬者臣子之終事君父之仇未復即臣子之事未終故不書葬位者受之天子傳之先君苟未能復先君之仇即不可踐先君之位故不書即位皆責以不共戴天之義非緣其不行即位之禮也知三公之不書即位非緣其不行即位之禮則桓宣二公之書即位必非緣其行即

位之禮也又何疑乎彼其所以書即位者蓋二公皆預聞乎弑豈可以復仇之義責之而二公書即位則天子方伯之不能討賊其罪亦遂不待貶絶而自見矣此又蔡景許悼二公之所以書葬與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傳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按隱公之世鄭伯歸祊原未嘗有覬覦許田之心只欲求成

於魯以離宋之黨耳及桓立而以壁假之者葢鄭莊
與魯隱鄰好夙敦又親遭叔段之亂今見桓簒弒公
惡之良尚未盡泯但其為人也明於利害不能勝以
理義之心故見賊雖欲討而恐其力有不能又欲因
以為利故前歸之於隱者至是乃欲取償於桓葢挾
以不得不從之勢若其不與將不待十年而問罪之
師早至於城下矣觀垂之會而不盟必以壁假田之
後而始盟于越則當日之情事顯然可見其曰假者

蓋無故而欲許田於辭不順故以假為文而春秋亦書以璧假者所以著其脅取之實也若但書曰鄭人取許田則與宣公元年齊人取濟西田同文似桓亦如宣之納賂以請會矣假田稱鄭伯義見鄭伯使宛來歸祊下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胡氏安國曰垂之會鄭為主也故稱會越之盟魯志也故稱及此拘於我所欲曰及外為志曰會之例耳

辨詳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下桓以篡立故欲
修好於鄭其會于垂也豈得謂非我所欲哉
秋大水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初宋穆公舍馮而立與夷使馮出居鄭與夷既立而
鄭莊公欲納馮于宋於是鄭宋屢相侵伐華督馮之
黨也將弑與夷而憚孔父故先攻殺孔父殤公怒則

弑之遂召馮而立馮按孔父據左氏傳孔父嘉為司馬則孔父乃其字而胡氏以為名春秋於列國之大夫皆名而孔父乃聖人六世祖穀梁為祖諱之説似得其實無駭以公子展之孫故公命以字為展氏孔父之後皆孔氏則其為字無疑君前臣名之説穿鑿不可從荀息仇牧之稱名豈以名其君於上之故乎胡氏以稱名為貶故從而為之辭弑君名猶君卒則名也

滕子來朝

滕侯爵稱子者杜註旹王所黜沙隨程氏謂列尊貢重故小國降爵以從殺禮其說亦通或謂吳楚僭王春秋既旹從周班稱子矣使滕果自降自當從周班稱侯豈得徇其私意以亂名實不知稱子非稱王比也滕既自降則當其來朝之時魯自以子禮待之春秋安得不以子書如杞本伯爵至襄二十七年來朝魯以子禮待之春秋亦遂以子書矣何獨於滕而疑

之但為時王所黜之說亦無以見其必不然存疑可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傳為賂故立華氏也按成平決也即周禮訝士四方有亂獄往而成之之成華督弑君之賊大司馬有殘之之文此豈可以司寇之法治之者今公不能聲罪致討徒利其寶貨之賂牽率與國以平決之於是以馮為先君之子又死當繼以與夷本不當立又十年

十一戰民不堪命而督之弑與夷謂其非忍動於惡
也原以為立馮地遂立之為宋宗卿雖得罪於宋殤
公名在諸侯之籍其後世子孫猶能言之而公亦有
所不顧矣春秋書會例不言其所為此言其所為者
惡其假簡孚之名以寬亂賊之誅而傳之輕典也辭
嚴義正仍止據事直書先儒以成作成就之成解則
幾於詈矣聖人豈有此惡聲耶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臧哀伯諫不聽其事與臧僖伯諫觀魚相似而僖伯之卒見於經哀伯之卒不書者蓋桓之大夫皆有可誅之罪哀伯之諫納郜鼎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者故不書卒

秋七月杞侯來朝

程子曰凡杞稱侯者皆當為紀杞爵非侯文誤也劉氏炫曰左傳云杞侯不敬歸乃謀伐之春秋雖亂世而來朝有少不敬未宜便入其國也左氏誤紀為杞

遂生不敬之説耳

蔡侯鄭伯會于鄧

傳始懼楚也公羊云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葢鄧與會耳劉氏炫曰非也二國實行會禮非會而何按鄧

蔡地非鄧國也正義辨之甚詳

九月入杞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傳修舊好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杜註二人相

會莫肯為主兩讓會事不成故但書地按及戎盟不書會以但行盟禮而不行會禮也不行會禮故不以會致豈兩讓之謂哉然謂會事不成猶之可耳若定八年會于瓦十年會于夾谷十二年會盟于黃皆明明行會禮矣而亦不以會致則以兩國特會究不與殷會等其以地致者不足予會之辭也如傳云云尤非其事之實矣望溪先生曰盟唐而至者懼戎也隱之盟戎不至而桓致者戎與魯接壤鍾巫之事時懼

諸侯之討而以盟戎為幸也

三年春正月

正月不書王何也葢正月書王示天下大一統之義聖人欲以王法治天下也乃弒君之賊竟出於周公之裔而王討不加四鄰諸侯亦無有沐浴之請王法之所以治天下者安在乎然聖人非拘拘焉靳此一字也王法不行則王之一字為虛設而聖人之心至誠無偽自不容此虛設之一字犯其筆端耳此春秋

所以為傳心之要典歟

公會齊侯于鸁

公欲昏于齊故會齊侯于鸁此我所欲也而書會益見外為志曰會之謬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張氏洽曰春秋時王政不綱諸侯放恣荆楚僭横莫有任中國之事者齊衛為列國之望欲起而圖之遂私以牧伯相命如戰國時齊魏會於徐州以相王乃

其遺智也按此說本之朱子確不可易公羊乃以為近正非也齊僖衛宣豈能相諭以信不復要質於鬼神者哉且考詩衛風旄丘篇黎臣嘗責衛以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矣衛之國勢不甚强使非嘗以牧伯與齊相命黎臣豈宜以是責之此亦其一證然則二君既以牧伯相命而經止以胥命書者何諸侯當奉天子之命以行事命者上施於下之詞今不惟命是奉而彼此相命其目中尚有天子乎聖人以是為伯

事之所由始而惡其以諸侯而目無天子也故特以胥命書其不更贅一詞者以義止係乎胥命故耳胥命猶言自相署置也又按魯之國勢較强於衛而桓公為惡之才尤非衛宣淫昏者比乃齊僖圖霸不與魯胥命而與衛者以簒立之人不可以方伯連帥之事命之也觀此則十年郎之戰其必以翬氏之獄無所歸為問也益信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公羊作紀與六年夏同杞侯來朝公羊亦作紀程子謂杞爵非侯凡稱杞文誤也則此當從公羊決矣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公子翬如齊逆女

翬為桓弑隱故為桓逆女以結好於齊所以定桓之位而因自固也翬稱公子說詳隱四年翬帥師下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杜註已去齊故不言女未至魯故不稱夫人

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

杜註告于廟也不言翬以至者齊侯送之公受之于

讙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傳致夫人也杜註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

存誠敬叙殷勤也年何以稱弟望溪先生曰稱公子

者大夫也稱兄弟者不任職也說詳隱四年翬帥師

下

有年

望溪先生曰二百四十年惟桓宣之世一書有年一書大有年承歲祲也隱五年螟八年螟桓元年大水故三年有秋喜而誌之宣自即位後螽蝝水旱史不絕書故十六年大有秋喜而誌之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蒐狩或書公或不書公望溪先生曰書公者公之私行也不書公者國政也狩于郎非地也蒐狩有常地

自昭以前狩非其地者獨此知然者以大閲得其地則不地也至中軍既毀三桓擅國不獨軍政變而蒐狩之地亦惟其所便而不主故常矣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渠氏伯行次也杜註伯糾名也殆伯達伯适之類歟伯糾何以名詳具隱元年宰咺歸賵下不書秋冬先儒謂以宰糾來聘故去秋冬非也設此年秋冬有事遂皆去而不録乎望溪先生曰缺文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傳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陳亂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陸氏淳曰甲戌下文脫按明年書蔡人殺陳佗此無不書佗殺太子免之理甲戌下脫文即佗殺免事無疑但先儒以長歷推算甲戌在桓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己丑在桓五年正月六日今並書正月此則不可解按困學紀聞嘗謂長歷不足信

夏齊侯鄭伯如紀

齊甫與衛胥命而此役無衛者詐朝而襲人之國豈

方伯連帥之事哉鄭莊奸雄之才齊僖與之好合故

二君同心而如紀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之子未有職司於王室者也譏使童子出聘與

使宰書官義同

葬陳桓公

城祝丘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傳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卒大敗按王以諸侯伐鄭經乃據從王者爲文何也天子討而不伐大司馬九伐之法皆命方伯連帥主兵故謂之伐伐者敵辭王不可以言伐也然天子既親在行若非書伐又不得其事之實矣據從王者爲文此春秋謹名分之一端歟據從王者爲文故王不稱天王卒大敗不書不忍言也

大雩

雩謂之大者諸侯之雩禱境内山川及百神耳今魯雩及上帝用盛樂故特謂之大葢魯之僭禮欲悉著於策則有不勝書者惟因旱而雩即變文以書曰大雩而其義自見此舊史之所不能預者也

螽

冬州公如曹

州稱公與祭公同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以其來魯

故

六年春正月寔來

淳于公自曹來朝不書州公承上如曹間無異事故從省文成二年傳王曰所使來撫予一人而鞏伯寔來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傳紀來諮謀齊難也按五年齊與鄭同謀襲紀紀覺之故來諮于魯也公既頻與紀會而齊好遂不終矣

於是有郎之師

秋八月壬午大閱

是年北戎伐齊諸侯之大夫戍齊不書者蓋齊強其力自足以禦戎諸侯之戍特欲為好於齊耳非救災患恤小弱者比春秋輕其事故不書也杜註缺文恐不確非時簡車徒殆郎之兵端已見故懼而修備歟

蔡人殺陳佗

陳桓公卒陳佗弑太子而自立陳厲公蔡出也故蔡

人殺佗而立之篡弒之賊討之不閒於鄰國故曰春
秋成而亂賊懼
九月丁卯子同生
書子生十二公惟此一見以其舉之以太子生之禮
也此與書娶夫人其義正同凡子生而不舉之以太
子生之禮輒不書子生則娶夫人而不行親迎之禮
即不書娶夫人也奚疑
冬紀侯來朝

傳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杜註公無寵於王故告不能按八年祭公逆王后於紀魯為之主婚矣何言不能請命也當由齊欲滅紀魯畏齊强不敢顯言為紀求成耳

七年春二月已亥焚咸丘

焚火田也譏盡物故書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遠方小國之君經不再見故特詳其名先儒以為貶

非也桓之立也天王且屢遣使來聘矣于穀鄧乎何誅不書秋冬與四年同先儒以為因二國來朝故去秋冬亦非也設此年秋冬有事亦將去而弗錄乎竊意竟時無事則書首時者舊史本有事而聖人削之故存其首時其舊史本無事者則舊史必不書首時聖人亦仍之而已因此悟莊公二十二年書夏五月先儒疑五當為四是固然矣抑或凡書首月者舊史首月皆有事獨此年夏四月無事而五月有事故存五月亦可備時不必拘定首月歟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周之正月夏之仲冬當烝祭之月也常事書者以五月復烝故先録此

天王使家父來聘

家父杜註以父為字望溪先生以為名王朝之大夫稱名例也但古未有以一父字為名者殆家父二名如祿父行父之類歟不稱氏者穿晅亦不稱氏史文之常錫桓公命王不稱天此於王無貶辭何也桓之篇正月不書王已足以概之故又按小雅作誦之家

父或疑即此家父非也小雅之家父賢者也彼豈肯
聘於弑逆之賊况求車更為失體即力不能止其事
何至以身充使且其詩編於宣王之後小弁之前其
為刺幽王詩無疑時之相去已七十餘年其必非一
人尤彰彰明矣

夏五月丁丑烝

非時復烝黷亂甚矣故書

秋伐邾

冬十月雨雪

建酉之月而雪記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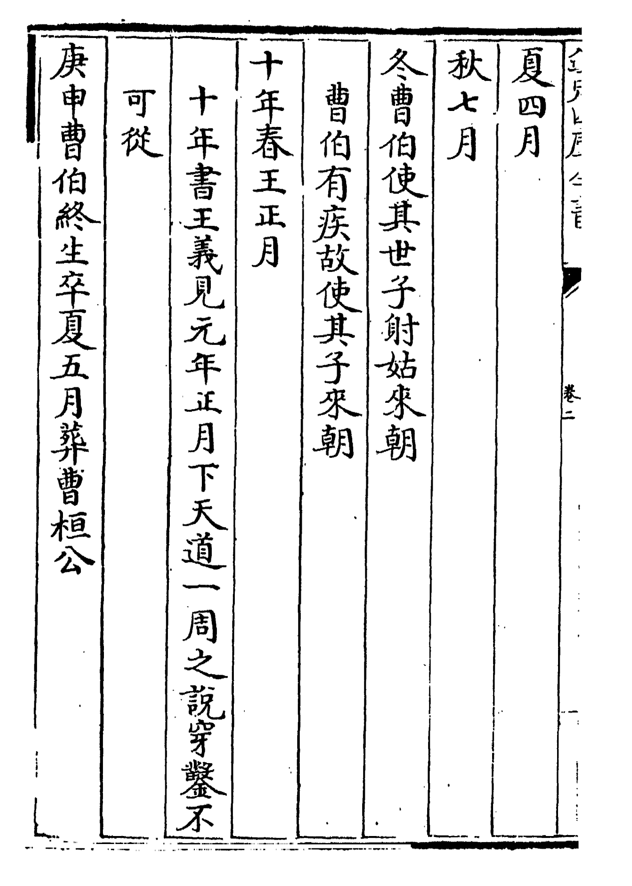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來不稱使胡氏謂不予王之使祭公非也公羊傳曰昏禮不稱主人故紀履緰來逆女亦不稱使紀季姜在國而稱王后顧氏炎武曰從逆者而言謂之王后從歸者而言謂之季姜此自然之文也其說是矣然何以不曰遂如紀逆女予嫌與諸侯夫人同文

所以尊王后也書遂逆者天王娶后使魯主婚魯既報可於王矣至是祭公乃過魯問期隨即如紀逆后故書曰遂以來魯本意原為逆后也胡氏引劉敞之說以專命不報為祭公罪恐不確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歸而稱紀季姜者從歸者為文是固然矣抑以下書歸於京師以天子臨之故不得不稱紀季姜以示后之不敢敵王也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曹伯有疾故使其子來朝

十年春王正月

十年書王義見元年正月下天道一周之說穿鑿不可從

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杜註衛侯與公為會期中背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相遇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傳六年北戎伐齊諸侯救之鄭太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按左氏此說不足信以周班後鄭魯之所持者正且其事甚小鄭忽若遽以是請師是

自輸其不直矣齊雖德鄭亦安肯助此無名之舉哉此殆魯人之飾辭左氏誤信焉而不之察耳當春秋之初齊僖具奸雄之才有圖霸之志故嘗與衛胥命於蒲所謂胥命者蓋相命以方伯連帥得專征討之事也當時有能舉方伯連帥之職者征討之所加孰有先於魯者故三國來戰必以鍾巫之事與問罪之師蓋齊主兵而衛與鄭從之衛與齊胥命於蒲而石門之盟鄭與齊之交本固故皆從齊非鄭請師而齊以衛助之也知其必以鍾巫

之事與問罪之師者以春秋來戰之文知之也疆埸之事一彼一此通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書來戰者惟此一見蓋春秋魯史凡魯與外諸侯戰皆主魯書及内之也今魯有罪而三國伐之若仍書曰公及某某戰於郎則是内有罪之魯而三國仗義執言反爲聖經之所外而與擅兵伐國者等所爲春秋成而亂賊懼者安在乎故特以來戰書而其序三國也必以齊衛先鄭而不以鄭主兵其事之情實顯然可見

左氏乃誤信魯人之飾辭後儒解經者從而和之且謂鄭主兵而先齊猶衛州吁主兵而先宋真可謂之遁辭矣宋之先衛謂為誅亂賊之黨猶之可也齊不可謂亂賊之黨也明矣乃鄭主兵而先之何說乎然則其遲至十年而後來討何也葢鍾巫之事其名也而其所由以昏姻之國而翦為仇讐者則釁生於紀葢紀處齊肘腋之下齊之狡焉思啟其封疆而欲甘心於紀也非一日矣乃桓與之再會於郕三年六年

紀又兩朝於魯齊見公之與紀親也而其怒已不可解至八年又為紀謀納女于王以為重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於是齊怒益甚乃藉口於鍾巫之事以加兵于魯蓋假公以濟私故遲至十年而後有此戰也抑因是愈見左氏鄭太子忽請師之說不足信蓋戍齊之事在六年距此亦已五年矣請師在五年前來戰在五年後有是理乎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稱人大夫也三國之師既退復各使其大夫為是盟者圖復舉耳十三年而齊宋衛燕之師至城下矣傳有宋杜註經缺按宋與盟則十三年宋會師愈有根據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鄭莊公娶鄧曼生忽立為世子又納宋雍氏女生突莊公卒祭仲立昭公而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欲立

其出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突而求賂焉按執諸侯大夫例稱人而不稱爵或以爲貶非也春秋於外諸侯之事凡若此類其恒稱云爾說詳隱六年鄭人來輸平下祭氏仲行次也諸侯之大夫不應以行次稱此與魯之單伯單與祭皆周之貴族先儒或引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之文疑其爲監國之大夫其說不爲無據惟爲監國之大夫故仍從周卿士例以行次稱傳稱仲乃祭

之封人有寵於莊公而使為卿是時卿大夫皆世官必無以封人為卿之理也如莊二十五年書陳侯使女叔來聘二十七年書公子友如陳葬原仲恐亦此類至僖十五年書震夷伯之廟則夷伯已死又不可以尋常内大夫例之矣

突歸于鄭

突不係鄭者著其不當有鄭也凡公子爭國例書入如齊小白入于齊莒去疾自齊入于莒齊陽生入于

齊之類皆是獨此與赤歸于曹書歸者葢既不以國氏使又不書歸則無以著二人為鄭與曹之公子矣鄭忽出奔衛

按諸侯出奔必書爵而鄭忽及曹羈莒展輿獨書名先儒謂不成君非也鄭忽立已五月先君已葬例應稱子至曹射姑則於莊公二十三年卒二十四年三月葬至冬而羈始出奔莒密州于襄三十一年被弒展輿於昭元年秋出奔皆已踰年矣例應稱爵安在

其不成君哉葢春秋道名分以五等之尊而至於出奔則名分何在故必書爵以著其變若兄弟爭國而至於出奔則釁生骨月又不止名分之變矣聖人心傷其事以其變不止在名分也故不稱子稱爵而一歸一出彼此皆名其故為是對舉之文者所以著其以分形連氣之人而忍於相軋也此與昭十一年楚子虔誘殺蔡侯般虔與般皆以名見其文法正同以國氏者先儒謂聖人以忽為正故係國亦非也出奔

與返國不同返國必當立者乃係國出奔則未有不係國者蓋著其本國對下所奔之國為文不問其正不正也觀莒展輿之出奔亦係國則忽之係國不以其正可知矣

桑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桑魯大夫未賜族者蔡叔杜註蔡大夫叔名也望溪先生曰古未有以伯仲叔季名者且於季曰字于叔曰名非所安也以情事推之叔乃蔡侯封人之弟封

人老而無子將以承國故使會盟非卿大夫也故不稱公子承國非承嗣也故不稱世子而以行次稱世子列會皆以名見而叔不名何也世子以名見固知其為世子也以名而係於叔則與卿大夫無別矣其不稱蔡侯之弟何也經所書某氏之子某君之弟皆無位之稱也然則叔為蔡侯之弟而將以承國也審矣盟於折者未能信於宋而以桑先之也

公會宋公于夫鍾

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會于夫鍾於闞明年又會于虛于龜蓋公與鄭突皆簒立聲勢相倚而宋自納突之後以責賂生隙故公不憚屈己力為突請以固宋交而定其位也闞魯地夫鍾亦近魯其會也殆宋志欲因魯以責賂虛龜與穀丘皆宋地其會也殆魯志欲為突請免賂迨宋公辭平而武父之盟遂相約伐宋矣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傳平杞莒也杜註隱四年莒人伐杞自是遂不平按

程子曰杞非侯爵凡稱杞侯皆當作紀公羊此經亦

作紀左氏平杞莒之說恐不足信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傳公欲平宋鄭蓋宋納突于鄭求賂而後使之入突

入國之後不能償其責言遂成仇隙故公欲平之宋

公與燕人並與盟燕小國聽於宋者也宋好不成而燕即隨之此十三年之戰所以宋公及燕人並書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公會宋公于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按傳會于虛又會于龜宋公辭平則内為主可知而書會益見外為志曰會之例不足據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丙戌衛侯晉卒

孫氏曰再書丙戌羡文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傳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伐宋望溪先生曰先儒謂戰于宋與來戰于郎之義相發而弊罪內外非也內師外師之非義有過於二役者矣而於二役特文以罪之則輕重之衡失矣來戰于郎與齊宋衛燕之戰為類者也戰于宋與衛人及齊人戰

為類者也既書齊人伐衛復書衛人及齊人戰于衛則贅矣既書及鄭師伐宋復書宋人及我師鄭師戰則亦贅矣其或地或不地文當然耳按春秋序戰例以受兵之國主兵今宋為受兵之國既不可云我師鄭師及宋師戰而春秋内魯而外列國又不可云宋師及我師鄭師戰也故以戰于宋為文蓋辭有所窮焉耳非避其文之贅也上既無宋人及之文下自不得不地及不書公微者也使微者會伐不欲竭己之

兵力也戰而先書伐者已薄其城邑而後出戰也其不先書伐者敵未迫而逆戰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左氏以為鄭與宋戰穀梁以為紀與齊戰趙氏曰內兵以紀為主外兵以齊為主若實為宋鄭戰何以主齊紀乎蓋齊與三國之師伐紀欲滅之公與鄭救之而勝也胡氏張氏俱從之望溪先生曰戰未有不地

者使戰于紀則當書四國伐紀戰于齊則當書公會紀侯鄭伯伐齊藴齊宋之怨結于紀鄭而魯居其間故四國來伐而魯援紀鄭以拒戰也其說本公羊但謂齊宋之怨結于紀鄭乃舍紀鄭而伐魯於情理不順且以齊主兵而序於宋上何說乎竊意齊既以鍾巫之事興問罪之師乃未能得志於魯一戰而退同役之國必有掣其肘而不得不退者故申之以惡曹之盟至是又結衛宋燕以伐之蓋亦猶是郎之志也

知然者以春秋書戰之文知之凡兵未至而逆與之戰者例書戰而不書伐若已薄其國都而後與之戰則伐與戰兩書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是其例也今兵已薄國都矣而不書伐者葢聲罪致討此曲彼直故不得不以伐為諱耳此與郎之戰不主魯書及其義正同彼例不應書伐故以不書及見義此例應書伐故以不書伐見義也而魯所以援紀鄭以敵之者葢紀與魯親而鄭與宋仇也外兵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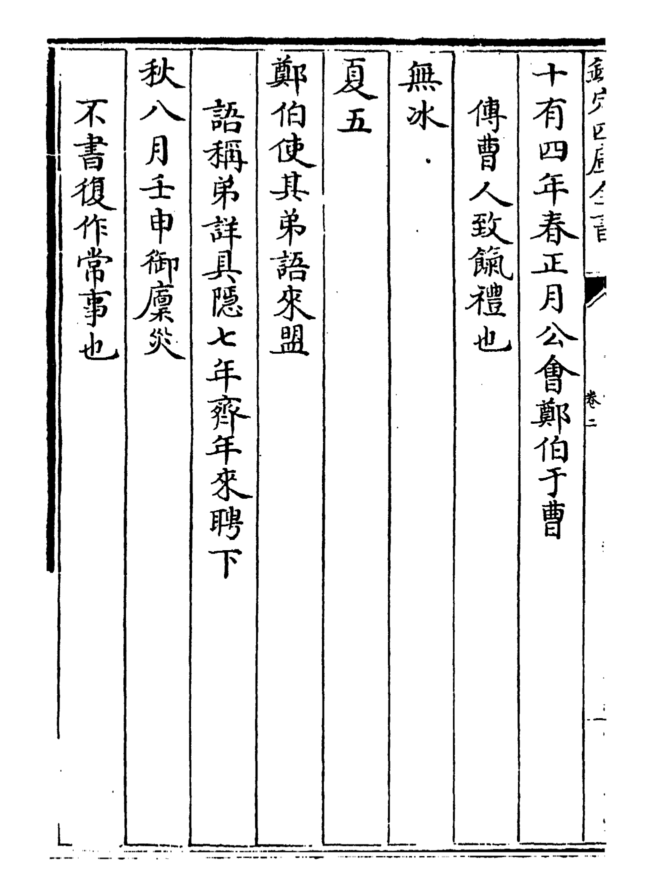
齊為主故序於宋上紀侯爵故序於鄭上其戰不地
城下之師公羊所謂近於圍也燕人大夫也傳曰惟
御為大夫燕小國必不敢使微者會師其敗績稱師
者重衆也師與人連文不嫌於將卑師衆

三月葬衛宣公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傳曹人致餼禮也

無冰

夏五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語稱弟詳具隱七年齊年來聘下

秋八月壬申御廪災

不書復作常事也

乙亥嘗

誌不時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傳報宋之戰也按此書宋人以益知十三年左傳鄭以紀魯及四國戰之說不足據果如其說經何以不

書鄭以予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家父詳八年來聘下

三月乙未天王崩

按桓王之後為莊王莊王之後為僖王莊王於莊公十二年崩僖王十七年崩經皆不書者周不訃也其不訃何也望溪先生曰天下諸侯宜親周者莫如魯王恩禮所加亦莫如魯惠公仲子之賵天子之宰親焉而平王之葬魯不會也錫桓公命榮叔實來而桓王之葬魯乃使微者往此莊僖二王之喪所以不訃

也當是時齊桓創伯而不能率諸侯以達王事何也
齊桓之霸也與晉文異晉文之興霸者之轍迹已前
見矣故曰求諸侯莫如勤王齊桓之前則未有是也
非先得諸侯不能致勤於王室而方是時齊桓始入
諸侯尚涣也故師于長勺而魯敗之會于北杏而宋
叛之再會于鄄而鄭叛之同盟于幽而魯叛之以信
則未孚以威則未懾諸侯方惘然自外於齊而安能
使帥王職哉直至僖公之世退狄伐戎帖楚然後諸

侯服霸勢成而尊王之事起著於經者可考也魯事周之勤怠一視乎霸迹之盛衰文九年葬襄王叔孫得臣如京師至十四年而頃王之崩葬無聞焉則文襄既殁而霸統中絶也自宣以後天王之崩葬無不志者以晉霸雖衰而會盟征伐嘗假王命以屬諸侯也景王之葬叔鞅如京師以平丘之會劉子實蒞之也自齊桓創霸晉文繼之然後諸侯知有王觀莊僖二王崩葬之不志則霸者之功不可掩矣觀桓文以

後諸侯卒無親赴天王之崩葬者則霸者之罪亦不可掩矣抑於此見經因魯史有所損而不能益焉天王崩葬雖易世以後猶可考而知而魯史所無者不敢益也非不能益也益之而悖慢之實隱矣其文則史而義即於是取焉此其較著者也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傳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

告仲仲殺雍糾公出奔蔡按不書逐陸氏淳曰君而見逐其惡甚矣聖人之教在乎端本澄源故以自奔為文所以警乎人君其説非也逐者上施於下之辭以臣逐君聖人之所不忍言也故以自奔為文若謂警人君書逐不更足警乎突稱名者望溪先生曰諸侯出奔而名者國有二君也鄭伯突名以忽也衛侯朔名以黔牟也北燕伯款當亦類此按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國人立公孫剽是有二君矣而衎不名葢

突與朔皆簒立故忽與黚𢇁得成其為君衎非突與

朔比剽嘗北面而臣之矣不得為二君也故衎不名

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

皆名從此遂失國也又非以國有二君故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諸侯返國例書復歸稱世子者忽立五月而出奔未

踰年也諸侯踰年即位未踰年則未即位例應稱子

不可稱鄭伯也然莊公之卒去忽復歸之時已五年

矣突稱鄭伯而忽仍從其初喪之稱非所安也稱子稱爵兩無所處不得不以世子稱葢辭有所窮也而稱世子則其當得國可知又不與鄭伯突相混而經文後此所稱鄭伯皆指突一人遂不待別白而自見矣

許叔入于許

許叔以行次書者說詳莊三年紀季以酅入於齊下入者由外而內之辭許叔自東偏而入許之國都東

偏非外也乃言入許者何葢許中弁於鄭其國都久

已非許之所有矣故可言入也

公會齊侯于文

傳謀定許也葢鄭原與齊魯同入許許弁於鄭非齊

魯之所利故因許叔入許遂為此會而謀定其位也

郳人牟人葛人來朝

杜註三人皆附庸之世子也其君應稱名故其子稱

人按附庸之君例應稱字義詳隱元年公及郳儀父

盟于蔑下杜註以為應稱名恐不確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入櫟不應書名衛侯入于夷儀不書名是其例也此因突之復國不書故入櫟特名而入櫟書名則其後之復國不書非文有所缺以書歸書入兩無所處故以不書發疑端而見情實其義愈曉然矣說詳莊十四年單伯

會伐宋下

櫟非國都故書入又與衛侯朔入于衛有同義焉葢國本非其所有也不書自蔡者諸侯復國例不

書自說見僖二十八年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下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傳將納厲公也按連數國之師必致此不致者不克

而還將圖再舉故不以告廟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未能納突故復會再邀蔡黨益盛矣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蔡序衛下蓋後至按杜註春既謀之今書會者魯諱

議納不正其說非也盟則或書會或書及侵伐皆書會十二年公會鄭伯盟于武父十有二月及鄭伯伐宋蓋遺微者會伐故書及若君卿將無不書會者杜蓋據左氏與謀不與謀之說從而為之辭至隱十年公會鄭伯于時來秋及齊侯鄭伯入許不書會而書及者蓋伐可書會入則不可以書會文當然耳豈預謀之謂哉或謂會伐亦必先行會禮故書會說亦太泥會有以此就彼之意對盟而言必先行會禮乃書

會會伐則不必先行會禮也倉猝相遇禮猶從殺軍旅之際更可知矣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連數國之師夏出而秋還兵力已疲權欲休息不圖更舉矣故書至

冬城向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傳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

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洩姜繼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行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二月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按左氏宣公烝夷姜之說不足信烝父妾而有子必在即位之後宣公於隱四年即位至桓十二年卒計在位僅二十年耳即使元年生急子急子十五年而娶妻宣公奪之生壽及

朔至宣公卒時二子皆褔祿耳壽安能載其兄之旌以行而朔又安能於桓公十三年即稱侯以接鄰國也據史記只稱夫人夷姜無烝父妾之說似得其實衛侯朔名義見十五年鄭伯突出奔下是年左氏記鄭高渠彌弒昭公而立公子亹經不書者魯桓崇奸醜正怨鄭忽而助突故昭公之弒子亹之立鄭皆不以告不告故不書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黄

傳平齊紀且謀衛也葢紀與魯親而衛朔在齊故齊欲納朔而魯欲平紀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及不書公微者也疆埸之事無損于好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按季或疑即獻舞果爾則當書蔡季入于蔡不當書

自書歸矣稱行次者詳具莊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

下蔡季奔不書者不告故

癸巳葬蔡桓侯

啖助曰蔡桓稱侯葢蔡季之賢知請謚也杜註葢謬

誤

及宋人衛人伐邾

杜註邾宋爭疆魯從宋志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傳不書日官失之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正月書王義見元年正月下

公會齊侯于濼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爰及言與何及者連類之詞以此及彼蓋主乎公以

為文也公及夫人偕行至濼其如齊也乃行會禮後

自濼如齊非自魯如齊也偕行不自濼始不可主乎

公以為文矣故曰與言遂者著公與夫人之本意原在如而不在會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於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傳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魯人告於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來修舊好禮成而不返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按文姜隨喪而歸不書罪大惡極絶之也

秋七月

按左氏於是年秋記齊侯師于首止殺鄭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於陳而立之經不書者鄭與魯邦交久絶齊又以魯有大喪方内懲彭生之事故皆不以告不告故不書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仇不復不書葬桓公書葬何望溪先生曰敵國相仇臣子雖志於復而不能必其時也而先君之喪又不

可以久而不葬也故與蔡靈公别為一例而書葬此

義理之權衡也

春秋究遺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究遺卷三至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監丞臣張曽炳

謄録貢生臣李全玉

謄録監生臣李崇實

春秋究遺卷三

左庶子葉酉撰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

繼故不書即位說詳桓元年公即位下仍書王正月者與隱公元年同

三月夫人孫于齊

凡稱夫人必稱某氏者恒詞也專稱夫人者著其為夫人以正其罪也公見殺於齊親莫親於夫人而乃孫於齊乎故特以夫人書葢對公為文以語氣求之而其罪自不可掩若不去姜氏則或習其讀而不之察矣

夏單伯逆王姬

左氏經文作送杜註以單伯為天子卿張氏洽曰非也築館在秋如單伯果以天子之卿送王姬必俟館

成之後方至魯豈得豫書之當從公穀作逆其說似得其實不書如京師者詞以逵意為主人止知以多為逵而春秋吐詞為經則往往以少為逵如鄭伯克段於鄢不書段出奔及上文夫人孫于齊不書姜氏之類皆是聖意有所專注即不雜一他詞以亂之此春秋之所以為謹嚴也此經之不書如京師亦猶是已蓋聖意專以忘親仇而主齊婚為魯莊罪若書如京師則與逆王姬之詞相亂而習其讀者或且疑其

意在於譏單伯之不以聘王而如京師與成十三年書公如京師同一義矣少一詞而義轉違斯固游夏所不能贊者與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築館所以舍王姬於外杜註公在諒闇中慮齊侯當親迎不忍便接之於廟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来錫桓公命

魯史舊文王本不稱天聖人修之加天於王者謂王當奉若天道也今以篡弒之賊生不加誅死而錫命所謂奉若天道者安在乎王不稱天聖人亦本其惡惡之心不覺形之於筆削之際而已

王姬歸于齊

大書歸於齊所以著莊公忘不共戴天之仇而為之主婚之罪也

齊師遷紀郱鄑郚

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至是紀之力不足以自守雖欲不亡而不可得矣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於餘丘杜註國名也公穀以為邾邑按邑不書伐當以杜註為是慶父稱公子㠯已為大夫也

秋七月齊王姬卒

書王姬之歸而且及其卒㠯比內女而為之服故備

書之以見公之厚於仇國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傳書姦也按禚齊地是姦發夫人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溺不稱公子未為大夫也穀梁以為貶非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崩七年而後葬故公穀皆以為改葬天子之崩魯使人會則書葬葬而不書會者其人微也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杜註齊欲滅紀故季以酅入齊為附庸按諸侯之兄弟不稱名而以行次書者四許叔也紀季也蔡叔蔡季也紀季為齊附庸許叔處許東偏亦鄭之附庸也附庸之君例稱字其稱行次者古人行次亦謂之字莊二十三年書蕭叔朝公是其例也至蔡叔之以行

次書者以封人老而無子叔將繼其兄以有國也蔡季則以其歸之時獻舞初立民志未孚季以兄弟至親素為其國人之所附今見其來歸遂相與倚之以為重故稱其行次因其重而重之也此與閔元年書季子來歸之義正同彼書内事單季字不成文故以子配季此書外事故以季係國也其後獻舞被獲於楚蔡無君者八九年以八九年無君之國而能填撫其民人使不生他變者大都皆季之力也此春秋所

以重之歟

冬公次于滑

傳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

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三月紀伯姬卒

穀梁傳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吾女也適諸侯則

尊同以吾為之變故卒之也望溪先生曰内女之卒

有變然後書紀二姬之書也以國亡君奔而失其所也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鄭伯厲公也蘇氏以為子儀非張氏洽曰三國遇垂謀取紀也

紀侯大去其國

杜註以國與季季奉社稷故不言滅不見迫逐故不言奔大去者不返之詞程子以大為紀侯名罪其不

能死社稷也其說恐不確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目齊侯者胡氏以為著其迫逐紀侯之罪非也齊侯迫逐紀侯之罪豈待葬紀伯姬而始著乎葢齊侯者紀伯姬之仇人也國為其所滅君為其所逐身死在殯而葬於仇人之手其可憫孰甚焉故目齊侯者愍紀伯姬也若從齊侯起義則葢一亡國之夫人其事至細豈春秋之所宜録者哉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齊人公穀皆以為齊侯謂公不當與仇人通故諱稱人以示譏其說迂迴不可通春秋傳信之書既書齊人則必非齊侯決無譏在公而卑其敵之理公之所以及齊人狩者葢禚齊地與魯接壤而齊人習於田獵之事是時齊與魯親褱又以内亂自慙故欲與公為好特令人導公狩於其境内以娛樂之而公舞選

射貫狩適投其所好亦不欲逆其相親之意二十三年如齊觀社即此意故遂及齊人狩于禚其所及者齊人本非齊侯也以仇讎之國從其請而狩於其境内即為忘親釋怨不必及齊侯狩而後為罪也春秋據事直書苐書及齊人狩而其罪自見豈必諱齊侯為齊人而後為譏乎且諱者微其詞使凡事之可譏者皆有以泯其迹故謂之諱既諱矣又何云譏也狩與盟會不同故公雖及齊之微者狩不諱公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齊師正義齊侯疆理紀地有師在紀不言地者師之進止無常也不言會者會必先為之期齊侯在師夫人往而就之不可以會言也

秋郳黎来来朝

傳名未王命也杜註未受爵命為諸侯傳發附庸稱名例也其後數從齊桓以尊周室王命以為小邾子

按附庸之君例稱字黎来恐亦是字而左氏以為名則邾儀父之稱字其義不可通矣抑或郳國尤小舊史但知其名故不得不以名見與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傳納惠公也齊人宋人皆大夫穀梁傳之説不足信若以諸侯而敢逆王命列其爵其罪不更著乎不書納衛侯者義具成十八年宋魚石復入于彭城下二十四年戎侵曹不書納亦與此同義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王人天子之大夫王謂王國王人猶言晉人齊人也子突大夫名古以子名者見於傳記如陳子亢介子推皆是春秋惟附庸之君書字餘無書字之法杜註非子突必冠以王人者但稱子突救衛則疑於内卿矣又不可云王子突也其不言王使者彼伐而此救敵詞也若救衛而書王使則以天子之尊而下夷於列國非所以正名分矣桓五年伐鄭只據從王者為

文即此義然則外大夫伐救何以亦不書君使外大夫伐救每不止一國若合數國之大夫而皆目其君則無復文理矣故外大夫會伐會救不書君使而一國之伐救因例焉文當然也外大夫會盟不目君義與此同來盟則書君使以接於我故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諸侯復國例書復歸書入者以國本非其所有也

秋公至自伐衛

連數國之師自五年冬會伐閱三時而後返歸告於

廟故書至

螟

冬齊人来歸衛俘

觀此則衛朔之入祗納賂於齊而魯並不得與之分功也審矣衛既祗歸功於齊則納朔之舉齊實主之而魯特惟齊令之是從也又審矣是時魯之國勢去齊猶不甚遠乃惟其令之是從焉莊公雖無志復仇

然亦不應孱弱至此必迫於文姜之命無疑惟迫於姜命故來歸衛俘傳稱文姜請之葢無故而使吾君躬擐甲胄疲民費財為此有損無益之舉以脅魯而肥齊不能無慙於國人也故欲以寶貨之賂解之人者渾舉之詞外諸侯之事若此類皆稱人義不闗乎其爵也來葢使人來不書使某者其人微也知齊人之不以來者稱而謂其為渾舉之詞者以楚人使宜申來獻捷之文知之也書法與鄭人來輸平同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傳齊志也杜註文姜數與齊侯會至齊地則姦發夫人至魯地則齊侯之志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如雨者公羊傳言其狀如雨也左傳與雨偕也杜註訓如為而正義星隕固異雨乃常事亦言之者雨內見星所以為異主言星之異不言雨之異也按經文明言如雨似當以公羊之說為正

秋大水無麥苗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稱師者内大夫將例稱名稱帥師此微者也故稱師

公羊傳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寡稱人内則無論師

衆師寡凡微者將皆稱師或但書及無稱人之例葢

單人字不成文又不可言我人也微者將故下及齊

師圍郕書及不書會或謂魯君親將以無功而諱之

非也乾時敗績且不諱此無功而諱之乎下郕降于齊師傳稱慶父請伐齊師正義在國請耳非是軍中請也春秋凡書次未有著其所為者此獨書以俟陳人蔡人何也葢公本意原欲與陳蔡合兵伐郕其及齊師圍郕者乃後之變計非本謀也若不書俟陳蔡則似魯之本謀原欲與齊合兵而其事之情實無由見矣不書伐郕者師未出境不成乎伐也故不書

甲午治兵

甲午正月之甲午也古者出而治兵入而振旅葢公原欲與陳蔡聯兵伐郕至是而陳蔡將至故亟為治兵俟其一至即行也稱干比戈士氣勃發似有不可中止之勢乃下忽繼之曰夏師及齊師圍郕比事屬詞而聖人之情可見矣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秋師還

覆書師者公本意原欲與陳蔡聯兵伐郕今乃及齊師圍郕兩事也故覆書師以別異之按春秋書會伐

未有如此之首尾畢備者葢齊襄乃魯不共戴天之
仇棄仇崇好於義既有所不可且公之本意原欲與
陳蔡聯兵伐郕其忽變而與齊者必齊因與郕壤地
相接意欲得之以為附庸今聞魯將伐之恐其為魯
所得遂以計誘魯令謝陳蔡而與巳合兵其為謀甚
狡葢齊魯聯師伐郕則郕必不支而魯之兵力不强
於齊郕不支必不舍齊而服於魯此事勢之顯然易
見者是時魯之兵力雖較齊差弱而猶不甚相遠使

不從其計齊固無如之何乃公竟懵焉墮其術中一若為積威之所刼雖與陳蔡有成約不難背之而惟齊令之是從其必迫於文姜之命無疑以軍旅之事而聽於一淫婦人公之不振亦甚矣聖人心傷其事故以俟陳蔡與及齊師對舉為文葢病其忘親釋怨又不䖍其將見欺而失其所與之自貽伊戚也豈徒以擅興大衆吞併弱小為罪而已哉春秋大夫將不書至此微者將獨變文書師還者又著其兵出無功

歷三時而後返雖不從慶父之請較之遂非逞忿者
有間然勞師動衆至甘為仇國之所賣何若慎之於
初之為愈也師還在秋諸兒冬即被弑於此而不以
復仇為事後雖欲揕仇人之胸而不可得矣故特詳
誌之以見義焉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期戍而不遣代僖公之
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襄公絀之故

二人因之以作亂冬十二月弒公而立無知按無知不稱公孫者以未為大夫故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傳公孫無知虐於雍廩九年春雍廩殺無知按殺無知者雍廩也書齊人義見隱五年衛人殺州吁下

公及齊大夫盟于旣

是時齊無君故公與其大夫盟不諱公盟者衆故不目其人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按糾與小白史記以小白為弟程子引薄昭之言證小白為兄按精義載程子之言曰桓公子糾襄公之二弟也大全引以為襄公之二子誤甚二說紛紛迄無定論然以經文及左氏傳考之皆非也二人本非兄弟小白乃僖公子糾乃襄公子覯左氏傳稱襄公立無常鮑叔牙奉小白出奔葢恐不為其兄所容故出奔以避其禍也及亂作而後管名奉公子糾奔魯使糾與小白皆僖公子小白畏禍及糾

獨不畏禍及乎此一證也又殺兄弟宜目君如天王殺其弟佞夫是也糾若與小白為兄弟則後取子糾殺之不當書齊人此又一證也公穀書納糾不稱子惟左氏傳稱子然齊人取子糾殺之則三傳經文皆稱子春秋惟時君之子乃稱子其非兄弟尤彰彰明矣以上本梁氏錫璵說糾既為襄之子則齊襄者魯之仇人糾為襄子乃魯之仇人之子也以仇人之子而乃為伐齊以納之則忘親釋怨其罪大矣故春秋特書納以

譏之其不稱子者絶其父故不子其子下文取子糾殺之稱子者所以譏其不當殺也此若亦稱子則下文譏其不當殺之義轉無由見矣左氏誤不可從小白繫齊者著其當得國也父死子繼糾何以不當得國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於内外亂鳥獸行者則滅之滅者殄其世嗣之謂糾之所以不當得國者襄累之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春秋為魯諱敗此獨書敗績者胡氏謂能與仇戰雖敗亦榮故不諱非也莊公即位已九年矣何嘗有復仇之意其戰于乾時也納糾非復仇也不幸而敗何榮之有聖人正惡其納仇人之子至於喪師辱國非尋常戰而不利者比故直書其敗以甚其罪耳焉有以敗為榮者乎春秋序戰例以受兵之國主兵此獨以魯主兵者春秋魯史故以魯及齊不以齊及魯内

魯也若有同役之國則不從此例如莊公十二年書及鄭師伐宋戰于宋是也及不書公

伐齊而及齊戰一事也故承上文從省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糾非弟也故不曰弟書齊人者傳稱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則取子糾者鮑叔也故稱人前稱糾茲特冠之以子者著其不當殺也不曰齊人殺子糾而曰取子糾殺之者又著魯之不自振拔始而納糾者何心今乃為齊所脅取而殺之既不能以

仇人之子而絶之於前又不能以逋亡之孤而保全之於後所謂進退兩無所據者也糾來奔不書者義見閔元年季子來歸下

冬浚洙

張氏洽曰洙水在魯城北齊伐魯之道也魯雖殺子糾而猶有畏齊之心故浚而深之以備齊師之至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傳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公與之乗戰于長勺

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

按傳例未陣曰敗某師蓋兩軍甫交此軍用謀而敵

軍遽潰本未嘗戰故不書戰先儒謂惡其詐非也若

惡其詐孰有詐如城濮之戰者乎且長勺之戰並無

詐謀不過待其衰而鼓之耳若聖人於此即以其詐

而惡之則必如宋襄之不鼓不成列然後可矣有是

理乎

二月公侵宋

按先儒責公舉無名之師其說恐未確此必長勺之役宋人與謀而公報之者觀下齊宋次于郎可知

三月宋人遷宿

杜註强遷之而取其地故文異於邢遷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書次者何氏休曰二國纔止次未成於伐魯即能敗宋師齊師罷去故不言伐言次也敗宋師義見長勺下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傳蔡哀侯娶於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楚稱荆說詳十四年荆入蔡下獻舞殆即折之盟所謂蔡叔者諸侯執不名自此遂失國故名之如諸侯之卒則名也盟稱行次執稱獻舞望溪先生所謂義各有當而不相悖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傳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按用大衆曰師譚子不名與弦子溫子同胡氏用啖氏之說以不名者謂其無罪而見滅名者謂其屈服而出奔其說恐不確僖公以前國滅而其君出奔及以歸者俱不名至宣公十五年晉師滅赤狄以潞子嬰兒歸其後君奔及以歸者俱名葢年遠者紀載略年近者紀載詳非

褒貶之所存也如必以名為貶則潞子嬰兒何罪哉

既書滅復書奔者君與國並重也奔不書出者由內而外謂之出國滅則無內故不可以言出也此與貽

二十六年王子朝奔楚不書出其義正同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傳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陣而薄之敗諸鄑凡師敵未陣曰敗某師皆陣曰戰大崩曰敗

續得儁曰克京師敗曰王師敗績於某

秋宋大水

夏敗宋師秋大水而公使往弔以是知春秋時怨不廢禮葢古意之猶存而未泯者也本望溪先生說

冬王姬歸于齊

望溪先生曰王姬之歸惟見於莊之篇所以著忘親之罪也然歸王姬于齊襄其事詳在喪而主仇昏故備書以著其惡也歸王姬於齊桓其事略惡有差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杜註紀侯去國而死叔姬歸魯紀季自定於齊而後歸之全守節義以終婦道故繫之紀而以初嫁為文賢之也歸魯不書者非寧非大歸雖一事之首尾不必備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傳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歂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

吾弗敬子矣病之十二年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按傳稱宋萬弑閔公于蒙澤而經不地者義不係乎地也貽十三年楚公子比弑其君虔于乾谿書地者蓋楚靈本不死于乾谿特書其地所以著公子比迫君于死之罪也正義謂史自詳略聖人本不為義例其說恐不確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傳宋萬弑閔公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

南宫牛猛獲帥師圍亳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宫牛於師殺子游於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宫萬奔陳宋人請猛獲於衛衛人歸之亦請南宫萬於陳以賂皆醢之按宋萬已醢而不書宋殺者葢萬既奔陳宋桓即位以萬亂赴告諸侯是時猶未獲萬也故以奔陳來告其後萬雖醢而宋不再告故弟以奔陳書閔不書葬者亦以宋不告故葢宋與魯深怨赴告缺略情理之常凡奔不書

于于者連屬之詞所奔之國與其人本不相連屬也故不書于歸則必歸其本國故書于其他如公子返國書入簒君返國書入及大夫入其私邑以叛者其入皆書于至攻戰而入人之國則不書于與此同義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人者皆大夫也後倣此張氏洽曰齊桓欲合諸侯恐其未諭故不欲煩其君而使其臣來會告以平宋亂舉霸者之事也胡氏乃謂與齊桓而誅諸侯必無此

理

夏六月齊人滅遂

傳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凡滅國或稱人或稱師或稱爵胡傳稱人微者也按文宣以前大夫將稱人義見隱二年莒人入向下齊人滅遂渾舉之詞耳胡以為微者恐不確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傳始及齊平也按曹劌劫盟之事獨見公羊恐不足信是時去先王之世不甚遠尚無戰國游俠之習其殆齊東野人因長勺之戰傅會而為之者與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夏單伯會伐宋

傳宋人背北杏之會諸侯伐宋齊請師於周夏單伯會之取成於宋而還按單伯魯大夫左氏以為周大夫非也若果周大夫則冬會於鄄單伯當與諸侯列

序矣是年左氏記鄭伯自櫟入鄭突與魯親其復國
必告魯史承告必書而聖人削之者入者由外而内
之詞櫟在鄭之封内非外也故不可言入知然者以
定四年吳入郢之文知之蓋吳自柏舉而入楚之國
都不可言入楚猶突自櫟而入鄭之國都不可言入
鄭也書入既不可非歸無以屬詞衛侯衎復歸於衛
是其例也而突立不以正若書復歸於鄭則其簒兄
得國之罪無由見矣故惟有削而不書蓋以不書發

疑端而見情實也然聖人猶恐後人之習其讀者或誤謂其文之偶有所缺故於其入櫟也特書名以示其義焉蓋入櫟不應名惟特以名見則入鄭不書之故乃可以思而得之耳先儒乃謂大都偶國入櫟即入鄭故不書果如其說則突之得國當即在入櫟之後矣何以遲至十七年之久而始入鄭乎

秋七月荆入蔡

傳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媯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

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七月楚入蔡按熊繹受封之始原以楚為號乃春秋書曰荆者楚怒周之不進其爵故僭稱王因並不屑稱其舊號而改稱荆荆禹貢州名古訓强楚以此自號如於越之以贊美詞自號也葢悍然以蠻方自處雖放棄禮法而無所忌其意固以周為無如我何也春秋因其自號而號之其目無天子之罪固即此而可見

然或疑其不稱人稱爵而第以號舉為貶則非也稱荆之罪不浮於僭王楚至僖公後其僭王如故也春秋不以為貶顧獨於此時貶其稱荆有是理乎葢春秋誌異凡諸國會盟侵伐之事春秋皆以其事書而於其國無異也若楚以蠻夷自處改號以荆則其國為職方之所不載適從何来遽逼處此吾兄弟甥舅之邦未聞有此一國也聖人心在天下故不稱人稱爵而特以號舉葢以入蔡者為職方所不載之荆而

異之也豈惡其稱荆而貶之乎其後楚成即位當魯僖之初於時天王致胙旣有以馴其桀驁之氣又子文得政乃不復以荆自號聖人於是以其國為不足異也故自僖文而後楚君臣之見於冊書者一同於齊晉遂不徒以號舉矣然則吳越之以號舉何也三代以前中國之幅員西北廣而東南狹吳越去王畿數千里皆在禹貢綏服以外蠻夷流蔡之地此與未入春秋以前之楚所謂蓽路藍縷者無以異若較之

文王遷郢以後之楚則不可以同日語蓋春秋之法其號舉與否總視其所都之地以為準故楚自文王遷郢以後稱荆則以號舉稱楚則不以號舉以郢原在中夏之地也都在中夏之地者既以中夏之諸侯待之則都在蠻夷之地者自必以蠻夷之諸侯待之吳越與楚其所由以差別者至顯白而可據此即古人立子以長不以賢之意也聖人豈有所容心於其間哉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傳宋服故也望溪先生曰單伯往會者未肯聽於齊

而使單伯先之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傳復會焉齊始霸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文姜鳥獸行自齊襄死姜與齊絕已七年至是齊魯

之邦交始通而姜復靦顏以歸母家春秋特書之以

著其非禮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郳附庸屬宋而叛故齊桓為之伐郳宋主兵故序齊上胡氏謂是時齊猶未成乎伯也

鄭人侵宋

傳鄭人間之而侵宋

冬十月

春秋究遺卷三

春秋究遺卷四

左庶子葉酉撰

莊公下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衞人伐鄭

傳宋故也序先宋與伐郳同

秋荆伐鄭

傳鄭伯自櫟入緩告於楚秋楚伐鄭不禮故也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會不書公程子謂魯叛盟故諱不書公未有叛盟在後而諱之於前者按公羊經文會上有公字左氏脫文耳當以公羊為正盟書同者先儒之說不一惟吳氏澂謂不敢專主盟之權故曰同盟似得其實惜語焉而不詳耳蓋齊桓本非命伯以一國而主天下之

盟其初猶不自安故文其詞曰同盟言與諸侯同為此盟云爾非專主也然既以同盟為詞則其禮文儀節之間必有降等與諸侯齒而不敢獨居其尊者故史家遂承而以同盟書之自是以後霸權日盛侈然自尊無復有書同盟者矣文襄既沒靈公方幼陳蔡鄭宋同時而折於楚故文十四年新城之盟復書同益因霸業之不振趙盾又以大夫而主諸侯之盟尤不敢以主盟自居故也明年諸侯盟于扈亦趙盾主

之而諸侯不序盟不言同者葢盾以晉侯借口仍侈然而以盟主自尊故渾之而不序也其後清丘斷道蟲牢馬陵蒲戚柯陵虛朾諸盟無不言同者雖以悼公之盛而雞澤戲亳之盟亦書同悼公謙覲長樗之盟可見其盟皆書同則吳氏之說益信而有徵矣則以楚勢益張諸侯反側故皆率由舊章欲假謙退以為牢籠之一端耳至祝柯澶淵重丘平丘皐鼬之屬其或書同或不書同者由勢有盛衰而所用之禮本異故史文不得不異也僖二十一

年盟於薄二十七年盟於宋成二年盟於蜀皆主之者楚自不屑與諸侯同襄二十七年盟於宋皆諸侯之大夫晉趙盾楚屈建必以主盟自居故皆不書同觀此則凡書同者皆霸主之謙不敢獨居其尊也審矣三傳同欲服異及同尊同外諸說皆穿鑿不足信存而不論可也大指本吳氏又增易望溪先生通論以足成其說

郳子克卒

杜註克字儀父稱子者葢齊桓請王命以為諸侯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傳鄭不朝也按執鄰國之大夫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杜註謂非其罪則稱行人罪見執者則不稱行人其說恐不確凡執政之大臣見執則不書行人以執之者原以其當國用事而執之故不可以行人書也如此年齊人執鄭詹桓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襄二十六年晉人執衛甯喜及成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皆不稱行人其義正

同至僖四年齊人執陳轅濤塗文十四年齊人執單伯定元年晉人執宋仲幾於京師皆非執政大臣而不稱行人者以非聘問之使劉炫所謂本非行人是也本非行人故不稱行人其稱行人者如襄十一年楚人執鄭行人良霄襄十八年晉人執衛行人石買昭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定六年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定七年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皆以其本為聘問之使故稱行人耳若謂非其罪則稱行

人罪見執者則不稱行人如衛石買以伐曹而見執不得為無罪季孫行父以僑如之譖見執行父何罪之有總之聖人之書行人者祇以其官之不當為所執而異之不問其有罪無罪也其說具定七年齊人執衛行人下又公羊傳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已執也其說亦不確衛石買宋樂祁犁皆以已罪執者也何亦稱行人乎鄭詹據傳稱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故杜註謂鄭執政

大臣

夏齊人殲于遂

齊滅遂使人戍之遂之餘民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據齊人為文言齊之自貽伊戚也

秋鄭詹自齊逃来

魯與齊外合而中離故詹自齊逃来而魯亦遂受其逋逃而不恤幽之盟者以其心本不服也詹為使被執竊身潛竄同於茍免之匹夫故書逃以罪之

冬多麋

書多者麋魯之所有特以多為異耳下文蜮則魯之所無故以有為異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夏公追戎于濟西

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此魯患戎之始

秋有蜮

按王氏應麟云沙隨春秋例目云有蜮或考隸古春

秋作有蟦爾雅食葉蟦音特果如其說則春秋此節乃紀災非紀異矣紀災不書有紀異書有例也若食葉之蟲而書有則螽何以不言有螽螟何以不言有螟乎杜註短狐即射工之類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正義鄄是衞之東地陳取衞女為婦魯使公子結送媵向衞至鄄聞齊宋為會將謀伐魯故權事之宜去其本職不復送女至衞遂與二君會盟鄄盟地故言于鄄既盟之後不復送女其盟本非公意又失媵陳之好故至冬而三國来伐程子曰鄄之巨室嫁女於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二說互異然如正義說當書媵陳人之婦於衞至鄄遂及齊侯宋公盟不當書媵陳人之婦於鄄矣故程子云云似得其實至正義謂

盟本非公意尤與當日之情事不合媵女小事耳公子結不應以卿奉使若如程子之說庶女往媵公子結尤不應自行彼其所以為是行者是時齊霸未盛魯以背盟納逋之故齊桓將率諸侯往討之魯莊聞其謀雖亦自知其不直而不肯降心相從故特遣結假媵陳之名若以巳意因便而請盟於鄄以庶幾其事之猶可及止此當日之情實也豈結自去本職而為此專命之事哉春秋大書於冊葢著其謀之不臧

既惴惴焉惟大國之討是懼又不甘心服罪屈已請成以致三國之師之終不免於見伐者皆公之自貽伊戚也遂者繼事之詞而有歸重之意觀春秋之所書可知結之此行意本不在送媵矣意既不在送媵則盟豈果非公意乎齊既與宋謀伐魯而仍使結與盟者殆欲掩其不備故

夫人姜氏如莒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三國之伐葢以魯受鄭詹之逃故興師以問其背盟之罪先儒乃謂其以結之盟為不恭故来伐其説非是魯大夫之及外諸侯盟者多矣乃於此獨以其不恭而伐之也有是理乎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夏齊大災

天火曰災齊来告魯往弔之也故書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是時周有子頹之亂鄭與虢胥命于弭而齊桓若罔聞知方以伐魯伐戎為汲汲焉葢伯事方興假之未久天下方狃於無王之習雖霸主亦不知其禍亂之不可不急為圖之也至晉文則以求諸侯莫如勤王矣望溪先生曰王室禍亂魯不與聞則不書而先儒以筆削之旨求之是以終不能安也子頹之亂惠王之定不書以虢鄭尸之而魯不與也襄王之入叔帶

之討不書以晉尸之而魯不與也子朝之亂備書於冊以叔鞅方有事於京師而其後戍周城周魯皆與也葢王室懿親莫重於魯有禍亂與魯不能救而他國有功則魯人恥之而不書於冊孔子不能益也襄王之出獨書何也王命特至於魯而臧文仲有奔問官守之對則其時已著於冊書矣厥後終不能勤王是以忌晉之功而不書王入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穀梁傳為嫌天子之葬也註文姜之罪應誅絶誅絶之罪不葬若不赦除衆罪而書葬者嫌天子許之明須赦而後得葬其説迂迴不足信或是文姜遺命欲以此悦其國人耳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文姜以去年七月薨至此經七月始葬必當有故然不可考矣變夫人稱小君者葬者臣子之終事據臣子爲文故謂之小君與葬魯公稱我君其義正同因此悟弑君之不書葬愚向謂示臣子以不共戴天之義其説益信而有徵矣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

張氏洽曰不稱世子者未誓於天子也未誓則稱公

子重王命也按春秋時諸侯之世子皆不誓於天子何獨於禦寇而以公子稱葢諸侯之世子雖不誓於天子亦必其君立之而後得以世子稱禦寇宣公之嫡子也猶未立為世子故不稱世子豈重王命之謂哉殺稱人者國亂無政而羣下擅相殺也

夏五月

無事書首月未有書五月者殆四訛而為五與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自文以前外大夫多不以名見此高傒特名者為其專以事接於我也防魯地及不書公與大夫盟諱之也不書齊侯使高傒来盟者傒至防公出而與之盟未至國故不可言来盟也

冬公如齊納幣

杜註不使卿而親納幣非禮也母喪未再期而圖婚二傳不見所譏左氏又無傳失禮明故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公如必書至史文之常

祭叔來聘

非王命也故不稱使天子之内臣而外交諸侯據事直書其失自見

夏公如齊觀社

程子曰婚議尚疑故以觀社為名再往請會後一年方迎蓋齊難之按幣已納矣豈復有疑殆以文姜之喪未及二十五月公遽欲親迎而齊欲遲其期與如

齊觀社者考襄二十四年傳楚子使薳啟疆如齊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則齊固以社為娛客之具公之此行必齊請公往觀以示相親之意公方與齊好故不欲逆其意耳觀春秋特以觀社書則公之失自見不必假此為名而後為非禮也程子之言恐不確

公至自齊

荆人来聘

荆未稱楚以前皆苐書曰荆而不係之以人此係之

以人者葢既以邦交之禮接於我春秋魯史故即進之以人而不復以號舉禮無不答之義也然何以不稱爵是時楚仍以荆自號不可稱荆子也若書楚子又失其實故不得不稱荆人葢詞有所窮焉爾

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

蕭叔或以為蕭君之弟非也十二年宋萬弑其君傳稱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宫牛於師立桓公即此蕭叔也葢宋賞其功故使之

為附庸其後滅於楚仍以邑屬宋附庸之君例稱字

此稱行次者古人行次亦謂之字也於此益知邾儀

父之為字無疑若儀父書名則此何不書蕭大心耶

公羊傳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

秋丹桓宫楹

穀梁傳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程子曰遇于穀盟于扈皆為要結姻好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宫桷

穀梁傳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葢公將逆姜氏故丹桓宫之楹刻其桷以夸示之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秋公至自齊

公至不日者魯史書至大都以告廟之日為凖而告廟之日不盡皆實至之日也聖人知其日之不實欲從而正之不可得故惟有缺而不書葢聖人之慎也至其並不書月者殆年逺文缺聖人亦仍之而已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公不與夫人偕至者婚禮婿奠雁之後御輪三周先俟於門外公雖逆女於異國而特重其事亦欲先期而歸俟著俟堂而夫人乃徐徐以入也變至言入者

公既以逆女歸而告廟故夫人之至不再告不再告故不書至既不書至非入無以屬詞也故書入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宗婦大夫之妻也穀梁傳男子之贄羔雁雉腒婦人之贄棗栗腶修用幣非禮也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書法與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同但鄭先書突歸曹

先書羈出則以事之先後本異也其義詳桓十一年突歸于鄭下

郭公

穀梁以赤為郭公名其說荒唐不足信或謂公字為亡字之誤事見管子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女氏叔行次也諸侯之大夫以行次稱者義見桓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下女汝同周畿内大夫之采邑

因氏女諸侯交聘自此始葢齊桓為之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禮日月蝕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今伐鼓於社又不用幣而用牲非禮也故書

伯姬歸于杞

按伯姬杜註莊公女望溪先生以為桓公女據二十七年書公會杞伯姬于洮會者敵詞也父之於女豈

可言會伯姬為桓公女無疑是時莊公即位已二十五年矣伯姬與叔姬皆年近三十而始嫁者殆文姜淫悍以二姬非已所出妬其母遂惡其女故不及時而嫁與聖人以其嫁不及時為不合禮也故書抑因此愈知杜註以為莊公女之說之不足信春秋常事不書果莊公女也其歸並無失禮嫁後又無他變於法即不應書矣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傳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公羊傳於門非禮也

冬公子友如陳

此内大夫出聘之始報女叔之聘也按外臣來聘即以來聘書内臣出聘則止書某人如某國不書聘者彼以禮來誌之不可不詳此以禮往則以為常事而略之也若不惟聘而已即必書如乞師告糴會葬致女之類是也然皆不書公使春秋為魯紀國事非魯

君一人之私也故凡魯事皆不書公不特內臣如不書公使而已其如京師不書聘亦以常事故從略先儒或謂譏其聘而不朝恐無此義至魯君朝霸國奔喪會葬皆書如葢舊史恥而諱之聖經亦仍之而已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

夏公至自伐戎

侵伐書至者葢重其事則反必告廟告則書至通十二公未有用師於小國而致者以是知輕其事則不

致也此伐戎而致者以用兵於戎故與宣七年致伐萊義同桓公十五年十六年兩伐鄭前不致而後致者前歸而將復出後歸而不圖更舉也僖四年伐楚前後皆有事而獨以伐楚致者大伐楚也觀魯頌以荆舒是懲美僖公則當時之所重可知矣六年伐鄭遂救許而以伐致葢救許原因伐鄭所為後事小則以前事致也十五年救徐而以會致葢諸侯之大夫救徐而公不親往故也二十八年會溫遂圍許而以

圍致兩事偶例以後事致故成十年會伐鄭而不致者以晉侯獳卒公遂自會如晉故以自晉致也與襄九年會伐鄭而不致義同葢冬會伐鄭巳亥同盟於戲遂自戲如相故以後會致也傳稱公送晉侯於河上還至衛冠於成公之廟則未返國可知矣鄢陵之後成公會伐鄭者三前以會致而後以伐致者前會而未伐後會而伐也十六年諸侯次於鄭西魯以内難不敢過鄭則不與伐可知矣十七年夏伐鄭自戲

童至於曲洧楚人師於首止而諸侯還則兵未嘗交可知矣故皆以會致惟冬伐鄭傳稱圍則恊心同攻而薄其城下故以伐致也盟戲之後襄公會伐鄭者三前以伐致而後以會致者前會而伐後會而不伐也十年秋伐鄭戍虎牢以逼之十一年夏伐鄭圍之幾踰時焉故皆以伐致蕭魚之役則觀兵而鄭已受盟故以會致也成七年救鄭而以會致者諸侯之師未與楚接故也凡書至皆與霸主同役也否則連數

國之師也而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書至者以齊與魯壤地相接屢被侵伐今而後得反之故快之而以告於廟也定公六年侵鄭八年兩侵齊皆獨用師而致者魯自宣公伐杞之後惟霸主在行公乃親會其餘侵伐皆三桓更將公不主兵至是公復親將故歸而告廟者重其事也惟哀十一年公會吳伐齊不致則以小勝大懼齊之至而不以告廟耳至定公圍成而致則事之變也邦分崩離析故視封内

不啻異國視家臣如大敵也然亦非經之特文使當日不告廟不著於冊書則孔子不能益也先儒乃以筆削之義求之遂無一可通者矣本望溪先生說略有增易

曹殺其大夫

稱國以殺胡氏謂國君大夫預謀其事非也春秋凡執諸侯大夫例稱人以執準殺自應亦以人書其所以不稱人者葢大夫繫一國之望無論其有罪無罪而至於見殺皆國體之所係也故第稱國殺而不係

以人其係以人者非羣下之作亂即執政大臣之擅權否則未有稱人以殺者曹殺其大夫殆由羈赤出入之際有不附赤而為赤之所殺者與大夫不録其名氏者年遠國小故史失之耳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按張氏洽謂左氏古本無公字公穀作公會誤果爾則必卿將乃可稱會然卿將當稱名無單書會之理其為公會無疑徐是時已服楚故齊率諸侯伐之宋

序齊上𥁞齊桓使之主兵也不書至者用師於小國例不書至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莊公與伯姬兄妹也無故而為此會不合禮故書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傳陳鄭服也杜註二十二年陳亂而齊納敬仲二十五年鄭成公之四年獲成於楚皆有二心於齊今始

服也同盟義詳十六年同盟于幽下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大夫出例不書至原仲稱行次義見桓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下原周畿内大夫之采邑因氏原葢以天子命而仕於陳者與女叔同汪氏克寬曰僖五年公孫茲如牟娶焉文六年季孫行父如陳聘且娶文七年公孫敖如莒莅盟且逆女成八年公孫嬰齊如莒自為逆昭二十五年叔孫婼如宋為季平子逆經皆

不書此獨書葬原仲者季孫請於公而公命之行也

冬杞伯姬来

春會于洮冬又来不合禮故書

莒慶来逆叔姬

叔姬伯姬妹以其年近三十而始嫁也故書

杞伯来朝

杞伯爵乃僖二十三年二十七年兩次稱子先儒謂

其棄周禮是固然矣但此年在兩次稱子之前豈此

獨不用夷禮耶葢杞小而貧自僖二十七年前其邦交之禮皆不備此年所以不稱子者以伯姬於去年歸杞至今年春甫與公會于洮冬又來魯杞與魯甚親故禮雖不備而公仍待以伯禮至僖二十三年二十七年兩次稱子則以其棄周禮而輕之此僖二十七年来朝之後所以即有公子遂無禮之責也杞既以無禮見伐遂懲於前事竭力以事大國不敢復用其俗而春秋亦遂不復以子書矣其說更詳具僖二

十三年杞子卒下

公會齊侯于城濮

初王姚嬖於莊王生子頽有寵惠王即位子頽作亂伐王不克奔衛衛師燕師伐周二十一年鄭伯虢公胥命于弭同伐王城殺王子頽至是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頽也此會葢謀伐衛按子頽伏誅已十年衛君亦易世矣齊桓特以衛不會幽之盟申明其立子頽之罪而請討於王耳魯與會

不與伐故後伐衛衹書齊人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按伐不書日而書日戰之日也見齊人以是日至即以是日戰也不地者於衛也書衛人及齊人戰者春秋書戰例以受兵之國主兵以其為地主故且有内之之意焉葢征伐天子之大權諸侯擅兵伐國聖人之所甚惡者也惡之故外之而以受兵之國主兵外

彼而内此也觀魯與外諸侯戰皆以魯主兵則内之之意可見先儒乃謂聖人責其不告天子方伯而忿與之戰故以之主兵其說非也如此年齊人假王命以討衞謂其不徼詞服罪猶之可耳其他或恃其强大無故以兵伐人受兵者因其来伐不能不以一矢相加遺所謂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者聖人於此顧不惟强大是問而専以忿與之戰為受兵者罪此豈近於人情然則柏舉之戰又何不以楚主兵也楚

有僭王之罪故春秋外之敗績例稱師重衆也少則稱人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秋荆伐鄭

二十三年既書荆人矣此復以州舉者非聘故從其恒稱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傳楚令尹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於桔柣之門衆

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按不致者望溪先生曰時齊霸未盛又二國之君不同役故輕其事而不致也

冬築郿

傳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按此説似不確春秋書魯城邑凡二十有四惟郿一邑書築其二十三邑皆曰城豈皆有宗廟

先君之主乎況定十五年城漆漆乃邾邑其非有先君之主更審矣何亦曰城而不曰築耶鄙之所以獨言築者當大無麥禾之年莊公賢君衣食所安必以分人且自即位以來並無城築不應至是而忽亟亟於土功如是殆如後世之以工代賑乎聖人亦知其事之為權宜以取濟與尋常城邑不同故特變其文曰築見其意在用民之力以為救荒之策而鄙之城本非其所急也明年春書新延廐義與此同

大無麥禾

張氏洽曰不言水旱而言大無麥禾者天時人事至是兩不足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服氏虔曰不言如重穀急詞以其情急於糴故不言如齊告糴乞師則情緩於穀故云如楚乞師按乞師先書如楚茲不然者蓋與上大無麥禾連文糴即糴其所無自不得先書如齊也此文法當然服氏之說

鑿甚或曰彼以乞師於僭王之楚為譏故先書如楚

此以無一年之蓄為譏故先書告糴其說亦通但春

秋内大夫以事如列國者皆先書如某國後乃書其

所為之事不獨乞師先書如楚也若如或云云則他

處先書如某國者其義無所處矣故不可從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

不曰新作延廄而曰新延廄者因其故而新之意不

在於延廄也穀梁譏其用民力為已悉失其義矣

夏鄭人侵許

侵義見隱二年鄭人伐衛下

秋有蜚

闞氏若璩曰爾雅蜚蠦蜰郭樸注蜰即負盤臭蟲劉歆曰負蠜誤矣江休復雜志唐彥猷有舊本山海經說蜚處淵則涸行木即枯疑春秋所書即此物若是負蠜不當云有謂之多可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杜註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係之紀賢而錄之

城諸及防

此與築郿新延廏不同其時去大無麥禾之時已一年不必以工代賑也故仍曰城而不曰築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穀梁傳欲救鄣而不能也按是時齊方與魯親且魯明知力不能救何故虛為德於鄣而間齊好葢齊伐

郕而魯出師往會至於成而聞齊已降郕故遂次止

而不前耳未必如穀梁云云也

秋七月齊人降郕

降者脅服之名不書郕降而曰降郕見齊人不道肆

其強力脅之使降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傳謂山戎也以其亟病燕也

齊人伐山戎

既書齊人則非齊侯親行審矣胡氏以為齊侯者以來獻戎捷稱齊侯故耳不知獻捷亦非齊侯自來也其説見本條下齊桓自圖霸以來從未嘗興大衆出征伐也山戎非勁敵而乃親帥師以伐之乎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杜註刺奢且非土功之時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

六月齊侯来獻戎捷

来者使人来也不書使某者其人微也目齊侯者葢諸侯不相遺俘以齊侯而獻捷於魯非禮也故正其為齊侯而其降尊屈體之失自見非謂齊侯自来也伐戎不親而獻捷乃親来乎然則楚人使宜申来獻捷何以不目楚子葢彼乃挾其戰勝之威欲行其脅

服之計與齊之為好於魯者不同書其爵不足以著

其罪所為義不關乎爵者也故從恒稱曰人

秋築臺于秦

冬不雨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傳為管仲也杜註齊邑穀梁傳魯邑程氏迴曰齊城

別有穀在濟北非小穀也按經文明書小穀其非齊

邑審矣且桓公必無以管氏私邑而勤諸侯之理故

當以穀梁為正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傳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於諸侯宋公請先見於齊侯夏遇于梁丘書先宋公者張氏洽曰齊不以霸主自居以梁丘近宋而先之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傳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於鍼巫氏使鍼

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按叔牙黨慶父而萌簒弑之心故季子正其罪以君命討而誅之又以親親之道不彰其惡陸氏所謂恩義俱立權而得中也春秋書牙卒使若以疾死然亦縁季子之心而為之諱焉耳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路寢正寢也穀梁傳男子不絶於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生子般焉般嘗鞭圉人犖公薨般即位次于黨氏慶父使犖賊般立閔公成季奔陳按般卒不地先儒謂與公薨不地同非也君薨地大夫卒不地子尚未成乎君也故不地與書卒不書薨義同慶父之弑以閔公不書即位見義不以般卒不地見義也

公子慶父如齊

胡氏安國曰不書出奔而曰如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張氏洽曰慶父雖弒子般而尚未能取國故因閔公之立告於霸主以為自托之計其説較長當日本非出奔安得不以如齊書

狄伐邢

狄前此不見經書之自此始

春秋究遺卷四